

目 錄

鐵孩子	陳乃東
民兵的父親	李華岳
十一歲小孩子隨機應變	田英
賈大麻子的故事	
楊興長捨命搶運公糧	君謙
徐志一領導的拚命小組	芳生
馬振清游擊隊	唐浩
游擊小組活動剪影	明奎
田集區隊	胡冰
游擊戰中的英雄	光、文明、柏青
游擊隊的根	黑生

鐵孩子

陳乃東

蔣軍八十五師憎惡地贈給我臨澤三區游擊隊的名子叫「鐵孩子」，臨澤三區游擊隊也就以這常勝的名字在鉅箭公路上和敵人週旋。

這是今年春天，三月十六日的事，蔣軍八十五師運輸大隊，美造十輛卡車三輛，從鄆城回荷澤，開至三區都市集附近，碰上了這隊「鐵孩子」，他們埋伏着，一半在路旁，一半在周村裏，等汽車開至埋伏圈內，十二個一鐵孩子一，脫了光脊梁，迎車攻擊上去，汽車聽到迎面槍響，慌張地開到麥地裏去，企圖突圍，十二個鐵孩子像鐵虎撲羊一樣追上，這時埋伏在週圍各村的游擊隊員和老百姓也都打起槍來，汽車向那裏開，那邊就打槍。村村的老百姓都站在

村頭上吶喊，蔣軍聽見村村槍響，不知道週圍有多少人馬，汽車開不出一鐵孩子一撒下的密網，司機員跳車潛逃，三輛大汽車縱橫的停駐麥田裏，隨車蔣軍被指茶華被擊斃了，死三人，傷兩人，被擋捉五人，繳獲美造步槍七七式一支，日造步槍九九式、三八式各一支，子彈四百發，被子十二床，毯子十床，法幣六百六十萬元，鉢米餅多包，汽油一大桶，其他茶紅茶、牙刷、牙膏、美造五彩毛巾等無算數。一鐵孩子一們勝利地登上車，週圍的老百姓也蜂擁跑來，叮了汽車，他們來慶祝勝利分吃美國餅乾，搶背了大米和包袱，他們很想把汽車開到後方去，讓後方的人民看看他們的勝利品，但是沒有人能開得動，只得舉火燒毀了。

一鐵孩子們回到他們休息的地方，勝利的興奮，使得他們不能休息下去，連說帶笑的，穿起美式衣裳，特別是武委會主任賈興賓同志，混身上下都美械化了，扎上美國二尺多長的五彩毛巾，穿上美國絨花條襯衣，穿上草綠色的斜紋西服褲，皮鞋絲襪，子彈袋也

是美國造的，背上了絨毯子，隊員和他開玩笑道：「資主任成了美
式的了。」游擊隊員也都各人選擇了一套穿上。從此他們背的是美
國槍，穿的是美國衣裳，鋪的蓋的是美國毯子，吃的大米，吸的是
外帶洋火的美國烟捲。

民兵的父親

李華岳

三月七日，天還沒有亮，太西轉軍包围了安駕莊，把全村老百姓趕到村邊打麥場裏，又打又罵着：「交出民兵隊長！一鄉親們緊緊擠着誰也沒有嘴聲。」

一個披着美國皮的蔣軍軍官從人羣裏拉出四五個年青人，指示士兵拿槍托狠命的打，婦女兒童都掩着臉，依然沒有人吐出半句話。

蔣軍惱火了，莊人羣前架起機槍，眼看着全村人就活不成，這時民兵隊長的父親李保珠，不顧衆人攔擋，昂着頭擠到前頭來高聲說道：

「我兒子就是民兵隊長，他和民兵們一起移走了。」

指著蔣軍像夜貓子似的笑着，把這頭髮蒼白的老漢，押到附近X村去了。

在X村街上，有一個姓馬的惡霸問他：

「你不是安駕莊的農會主任嗎？要減租嗎？」

「死不了就減！」李老漢強硬的回答他。

蔣寧同惡霸用各種刑法害他，李老漢血淋淋的死去好幾次，又用鉗子拔掉他臉上的鬍子，鮮血塗滿兩腮，但他始終沒有屈服，從他嘴裏林間不出絲毫關於民兵的消息。

過了幾天，一民兵父親——李保珠，終於被子弟兵們從監獄裏劫救出來了。

這一英雄故事到處流傳着，激勵着羣衆對進犯特軍決死戰鬥的勇氣，全區婦女老少都勸夫勸子參加民兵。

十一歲小孩子隨機應變

田英

南旺五區郝垓村郝忠歲，是一個「頭上長瘡，脚下流膿」壞到底的反動地主，蔣軍沒來時，他天天囁嚅他娘和他老婆，到廟裏燒香禱告：「中央軍」快來。

三月二十九日，坡南戰鬥後，蔣軍到了他莊上，他可高興了，先跑到外去歡迎，他心裏想：「自己的人來了，可該出出這股毒氣了。」於是對蔣軍說：「老總們辛苦啦！唯是一家人家，家坐坐吧！」蔣軍即問他：「你莊上有農會沒有？」他很快的回答：「請問者！有！」恰巧農會長的兒子正站在他旁邊，他就指著那小孩說：「那就是農會長的兒子，您問他吧！」幾個蔣軍狠命的抓進孩子，打了一頓，說：「你爹爹去，我不着活劈了你！」十一歲的小

孩子却不慌不忙，計上心來，對蔣軍說：「他就是俺爹，他想馬虎她，才叫我頗着她我呢！」壞蛋聽了有些着急：「那裏話，他爹爹是……」沒等他說完，小孩搶着說：「怎麼說不是，我還會舉証爹嗎？」蔣軍想：「小孩嘴裏吐實話，這傢伙一定是農會長，還想生巧點子馬虎咱呢。」於是便把郝忠茂捆起來，首先打了他十來個耳光子，接着又壓他的橫子，壞蛋暈死暈來的受了罪，農會長的小段却安然的無事來了。

△ 賈大麻子的故事

在咱們山東省東北角東海邊上有一個即墨縣，那裏出了一個神槍手（就是打得好打家），名叫賈大麻子！那一帶的老百姓家家戶戶都常唱着這樣一個小曲子：「賈大麻有棵大蓋槍，見到蔣家兵就要放。一槍打一個，兩槍管保雙。」用來誇獎賈大麻子（他的大號叫賈石柱）的本領。

老賈的「大麻子」外號很響，他成天領着他游擊隊在即墨城東邊沿區打游擊。前些時二十八天裏頭打了五仗，共活捉老蔣兵六十四名。最近三天內曾一連打三個勝仗，打退老蔣搶糧食的賊兵一千多人。因此他的威名更是遠揚在外，各據點的蔣軍說「這鄉間一一類壞人，沒有不怕他的。」

有一回一個被俘虜的蔣軍十二師的連長說：「槍一響，傳令兵報告說是賈大麻的游擊隊，大家弟兄們都說：『這回可壞了。』一人胆怯，沒有人敢冲出去，因此全部都當了俘虜。」

還有可笑的事：就是駐在即墨城裏的蔣家軍，一天夜裏在城門外邊放哨，碰上了一個喝醉酒的醉漢，連問三聲沒答應。哨兵們以為是一賈大麻子摸來了，拔腿就跑，這時城上就打起機關槍，大砲來。鬧得全城老百姓和蔣家的大小噓氣，一夜都沒能睡好覺。

楊興長捨命搶運公糧

君謙

范縣二區邵集農會主任楊興長，兼任渡口水手管理員，半月來他領導水手二十餘人日夜搶運南張六區的公糧，水手分兩組輪流運輸，興長總是不辭勞苦的每次都參加。本月一日夜，他帶四名水手，往河東搶運公糧，當沒船裝好四十一布袋穀子，將要往回擰時，突然敵人襲來，興長馬上指揮水手擰船，不料因船裝載過重而擰淺。他們拚命將船擰向中流，敵人遂開槍射擊，興長不幸背部負傷，但他却不顧自己的傷痛，仍一面拚命划槳，一面命令水手們說：「划呀！打死也不能將船靠回去！」在敵人槍彈紛紛飛鳴之下，他們拚命的划槳，終於靠抵西岸，公糧得以保存。興長英勇不怕犧牲，搶命搶運公糧的模範事蹟，馬上傳遍各村，幹部、村民紛紛齊來慰問。

徐志一領導的拼命小組

一 拼命小組長徐志一同志

徐志一同志是濮陽二區區政委，今年二十四歲。高大的身材，一雙又黑又明的眼睛；作起事來很有魄力。在增資增佃的時候，別人小手小腳的搞，怕犯錯誤，挨批評。他說：“只要是羣衆的意見，我就執行，給羣衆有益的事情，我就敢辦。”所以，他得到了全區羣衆的愛戴和擁護。他的眼一瞪，地主和壞蛋就不敢在他面前搗鬼，可是對幹部和羣衆就從來沒發過脾氣。去年漢滑大捷以後，爲了誘敵深入，更多的消滅敵人，領導上開始提出準備“區不難區，縣離縣”的游擊戰爭，他就挖好了地洞，分別動員好了和他同日、

脾氣的人。他說：『我們保衛羣衆利益，為人民立功的時機到了。』連他一共只七個人，組織了一個拼命小組。并向縣裏提出保證：『我誓死不離二區，堅決完成黨給我的任務。』

二 七公寨一戰，敵人喪膽

舊曆十一月初七日，敵人進了灘陽城。七人小組就暗插在一個偏僻的不靠大道的小鄉村裏。敵人進城後建立他的一套壓迫人民的統治組織。二區的逃亡的地主還鄉了，大部份在偽區部裏工作。以後還鄉團知道老徐沒出二區，人數並不多，就提出了『拿老徐』的口號。城內敵人為了健全和鞏固他的統治，就令各區成立偽區隊，槍枝自己搞。

十一月二十日，老徐住在蘆塞村，湊巧專署公安局的兩個班下來找車，和老徐住在一起，剛吃過早飯，老徐到寨上去看，

鄭村七公寨的老百姓，像是過去日本汽車進了他村一樣，跑出來了。老徐截住一問，有還鄉團來起槍了；老徐配合公安隊到七公寨村北敵人回城必經的路溝裏去伏擊。三十多個還鄉團，高興興的扛着得利手的槍枝出村了，眼看來的近啦，老徐喊了一聲『打』迎頭一陣排子槍，敵人想回城逃竄，二十五名英雄將敵圍到中間。『噠噠噠』公安隊的輕機槍在怒吼了，還鄉團那見過這呢？槍都打不響了，老徐的人繳了十六枝槍，活捉了十九名，打死了蘇其增，他是偽區隊隊長，當過丁逆樹本的團長，剩下的都像夾尾狗一樣的竄回去了。立刻勝利消息傳遍了全區，羣衆都說：『蘇作孽作到頭了！』『人家老徐真行！』城內也傳遍了二區游擊隊不是七個人，還有機槍，還鄉團那一個隊也不敢給老徐碰，老徐的威名在敵人口中傳開了。

徐志一同志在專署公安隊走了以後，他一個人跑到分區要了挺輕機槍扛回來，同志們高興的說：『敵人說我們有機槍，我們就有。』六位同志的情緒馬上提高了。

這鄉園知道老徐是不好惹的，報告給住在中召集的遣殃軍。這時，老徐領導的拼命小組有四五夜沒有睡好覺了，這天，他們住在和滑縣交界的馬寨村，黎明的曙光從窗子外面射進來，但六位同志却睡得正甜呢？老徐心中有事，就再也睡不着了，他估計到敵人會在他們常活動的幾個村莊『掃蕩』一下的。房東剛開門出去，就慌忙的跑回來來報信，敵人已經包圍了村莊，是戴大蓋帽的兵。老徐趕緊叫醒了六位同志，他表現高度的鎮靜，對同志們說：『敵人圍了村莊，我們已經不能跑了，只要我們不慌亂，狗日的也不一定會搜到這個屋裏來，真要來的話，憑我們的武器，也一定能衝出去的！』於是他們把牀上的被子，都擲在床下，每個窗根下蹲了兩個人。老徐領了兩位同志把門虛掩上。在門後，手裏端著槍，向大家說：

：『同志們，沉住氣，不推門，不發槍。』院子裏傳來了拖拉拖拉笨重的脚步聲，窗下蹲的老王立起身來，隔着窗子簾簾向外一看，他向老徐伸了三個手指頭，老徐知道來了三個遭殃軍。『俺家有八路軍沒有？』一個瘦子兵在問着。坐在南屋門前紡花的小閨女沒聽懂，『俺家怎着咧，那有東西呀！』『不行，到屋裏找找去。』先看了南屋，又看了西屋，只剩他們住的東屋了，偏偏昨天房東的線子沒刷好還擋着東屋門放着呢？兩個敵人在房東的高梁桿裏鳴鼉鳴鼉的亂扎，一個扒住東房窗簾向裏看，老百姓的屋子裏是不很明亮的，陰也看不見。『走吧！這家沒有』拖拉拖拉的脚步聲又漸漸聽不清了，老徐怕走了一班再來一起的亂搜就壞了。他慢慢的叫了聲『妹妹，你到街上看一看完了沒有？』『沒有』~~都算翻去~~順着路溝轉移到了南邊村裏。